

著 波 立 周

論短學文・想思

著 波 立 周

論 短 學 文 • 想 思

行 發 店 書 華 光

思想・文學短論

著者 周立波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東・華北
東北・中原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SYSIANG
WENSHIUE DOANLUN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五千冊

目次

反對美帝扶植日本侵略者.....	一
莊嚴的現實不容許企曲.....	五
蕭軍思想的分析.....	二一
談談魯迅先生的雜文.....	三四
紀念魯迅先生.....	三一
魯迅先生逝世十二週年.....	三六
民間故事小引.....	三九
「暴風驟雨」是怎樣寫的？.....	四四
附錄一：「暴風驟雨」座談會紀錄摘要.....	五一
附錄二：我讀了「暴風驟雨」韓進.....	五五

反對美帝扶植日本侵略者

美國帝國主義者扶植日本侵略者的復活，引起中國人民普遍切齒的痛恨。兩年多以來，金元吸血鬼用着武器和金錢，幫助代替日寇的蔣介石匪幫，殺害了盈千萬的人民。在人民解放軍的抵抗和反攻之下，蔣匪快進墳墓了。而這甘心要和中國人民作對到底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又在扶植日本戰犯，使牠重新武裝起來，威脅中國。美國戰爭販子的用心是最陰險而又最卑鄙的。

日本戰犯欠下我們的血債，還沒有清算，還沒有償還。我們都清楚的記得，半世紀以來，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日寇每天在中國製造着災難。中國人民每人都有一段被日本鬼子欺凌，迫害和奴役的痛心的記憶。誰能忘記，日本法西加於中國的狠心的欺壓和血腥的屠殺呢？

抗戰八年間，從南方到北方，我目擊了好多被日本飛機炸死的同胞的血肉模糊

的肢體。八年之中，日本鬼子帶着獸性的野蠻，實行臭名遠播的三光政策，毀滅了我們半個中國。一九四四年南下，我們經過日寇獸蹄到過的地方，往往幾千里，看不到一個完好的村落。從商業口岸到窮鄉僻壤，村村有燒毀的房舍，家家有殺死的男女。在山西，有一個一千多人家的大鎮，燒的不剩一片瓦。除了燒光殺光搶光以外，日本鬼子還像野獸似的輪姦婦女，殺戮嬰兒，用盡古今一切野蠻殘暴的手段，來毀滅我們的鄉村城市，來滅絕我們。在東北，偽滿統治十四年，幾千萬農工被榨取得吃不上，穿不上，婦女光着腓，男子被迫當勞工，連餓帶累，死的人盈千萬。有個炭坑裏，一個日本鬼子看着一天死了好些個勞工，他站在死者的旁邊笑着說：『大大的好，你們死一個，少一個。』這是標本的日本法西的狠心話，他們希望中國人多多死去，『死一個少一個』，爲此目的，他們用炸彈，用刺刀，用火燒，用非人的勞役，用他們手造的一切災難，來坑死中國的人民，往往連吃奶的孩子也不能倖免，這難道不是人人知道的事實？

不願意當奴隸的人們的鮮血流得多了，使我們痛心，但也使得我們更堅強，更勇敢。仇恨的根苗從血泊裏滋長。新中國這一隻鳳凰，從灰燼裏誕生而且展翼了。八年之間，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之下，在八路軍的英勇戰鬥之下，在蘇聯偉大紅

軍的幫助之下，我們終於打敗了日寇，使得自己再生了。

但是，舉世週知，我們獲勝是經歷了一個長長的艱苦過程的。我們的勝利並非輕易得到的。正在我們艱苦奮戰的當中，正當我們用步槍手榴彈抵禦日寇的飛機大砲的困難的時期，美國帝國主義者却把假稱廢鐵的鋼鐵，一船一船的，輸送給日本，去製造屠殺中國人民的炸彈和砲彈。因此，日本鬼子帶給中國人民的空前的災難，美國的戰爭販子們早就投進了股本，中國人民清楚的記得這一點。

剛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美國帝國主義者代替着日本，成為侵略者，牠瘋狂的掠奪中國，牠把軍隊長駐在中國的領土，牠又用槍砲，用飛機，用金錢，用陰謀詭計，裝備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匪軍，唆使牠來進攻解放區和解放軍。就這樣，外戰才停，內戰又起。而這內戰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侵略中國，奴役中國的目的，一手造成的。兩年以來，美國法西斯指揮全部蔣介石匪軍，繼承日寇的衣鉢，甚至公然起用三光政策的實行者，萬惡的日本戰犯岡村寧次，策劃進攻解放軍，屠殺愛國者。而這回扔在中國軍民頭上的，不是用美國的鐵做原料的日本製造的炸彈，而是美國自己直接製造的炸彈。

現在，眼睜蔣匪要敗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又在重建日本的軍事工業，恢復日本

軍隊的裝備。這用心是要把牠自己在中國的命運，寄託在中國人民世代的仇人——日本戰犯的身上，想使這群野獸重新進到中國大陸上，來咬殺中國的人民。過去被日本戰犯殺死的人們的孤兒寡婦的眼淚，還沒有擦乾，我們又面臨日本法西斯捲土重來的災難。

本來，法西斯蒂，就是災難，就是鼠疫，不論是德日法西斯，或是美國法西斯，或是東西法西斯共同哺養的黃臉乾兒子——蔣介石匪幫，全是一樣。但我們已經有了共產黨毛主席的老練的領導，有了足夠的經驗和力量，來戰勝任何侵略者。日寇已慘敗，蔣匪眼睜完蛋了。敗軍之將的日本戰犯們，在美國的唆使之下，要敢再來，就註定了只有全部乾淨毀滅的悲運。特別是現在，在全中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已經實行暴風驟雨式的土改，翻身農民起來了，他們手裏拿着自己製造的和繳獲得來的武器，和全國人民一起，結成一枝不可戰勝的鐵軍。這枝鐵軍，在毛主席天才的戰略指導之下，正在掃滅蔣匪殘軍，向南京勝利的進軍，同時也將使得美國扶植日寇再進中國的打算，成爲泡影。而美國的這種措施，不會有別的效果，只會更加明顯的暴露牠自己的那副侵略者的猙獰可惡的尊容，只會增加中國人民對牠的仇恨。這種仇恨，會化作經久不熄的大火，燒毀美日侵略者。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載「文學戰線」創刊號

莊嚴的現實不容許歪曲

——評『網和地和魚』——

『網和地和魚』

*

是一篇用土地改革做幌子的頹廢腐朽的三角戀愛的小說。從這篇小說裡，人們呼吸不到土地改革運動中的農民鬥爭的健康的空氣，感受不到鬥爭中的農民的正常的情感。男主人公譚元亨和他的仇人的女兒發生性關係以後，想着對不住他的另外一個『女朋友』魏素英，走到大湖邊去想自殺。『他想，管牠湖水幾百里，收容一個譚元亨，滿收容得下，跳下去，完了。』後來不知道怎樣，他不想死了。想『當兵去，死得值個。』當兵是他自殺的手段。

當兵也是他的求愛的手段。他對他的愛人說：『我要當兵去啦！』她說：『你吓

*：『網和地和魚』載於『東北文藝』二卷六期。

我是怎的？』作者接着解釋道：『有一點，譚元亭想試試她，因為——逛燈乃是假呀，試試妹妹的心。』

把解放區的翻身農民的莊嚴神聖的參軍比做逛燈，使人感到作者的輕薄。

作者不惜筆墨，加意刻畫的是大湖的景色和色情的場面。在這中間，農民翻身前後的悲喜，不過是隨便按上的點綴。

男主人公譚元亭在分地以後儘幹些啥呢？他忙來忙去，尋死覓活，都是爲兩個女人。在晚上，他坐在湖崗上的灌木叢裡，拉住他的女朋友魏素英的手，和她談情。而在同一個晚上，他回到家裡，又『倒在一個熱熱的軟軟的東西上』。『立刻，他知道這是女的，因為有兩條光滑的手臂，纏繞在他脖子上——他想跳起來，但是，跳不起來。跳不起來，就不跳吧，但是心跳得真蝎虎。他媽的，這是怎的啦？全身像火燒似的，平生第一次，二十二歲，女的：你還問什麼？』

這女子是誰？她是在僞滿告他哥哥做『通蘇犯』，給整死了，又糟踏了他嫂嫂的仇人孫警長的女兒。孫警長是個抽大煙的胡子頭，是他親手槍斃的。他身爲基幹隊的班長，能和自己的仇人，胡子頭的女兒胡搞，沒有一釘點兒階級仇恨嗎？

這個譚元亭，除了在兩個女人之間周旋以外，不事莊稼，也不做工作。魏素英

的爹批評他說：『你就知道喝喝酒，拉胡琴，莊稼院的事，什麼也不懂。』他真是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幹，分兩垧穀子，他犯愁，『不知咋割法』。他是基幹隊的班長。有一天，他躺炕上，正爲女人的事苦惱着。基幹隊員李福德跑來說：『我找你一天，你他媽跑那個耗子窟窿裡去啦？起來！』他說：『我，病啦，』『病啦？基幹隊訓練，你是個班長，你病啦？真病假病？訓練哪，班長！』他罵起來：『去你媽的！我病啦，你再嚷嚷，我把你踢出去。』

分了地，不但不歡喜，而且犯愁。他說：『有地的都是王八蛋，我，他媽的，不要地！』在這兒，作者還添補說：『爲這個，他不知不覺，對土地，又是仇恨，又是稀罕。』

在兩個女人之間日夜忙碌和煩愁，分了穀子，還『不知道咋割法』，『躺在炕上裝病，基幹隊訓練也不去工作，對土地，』又是仇恨，又是稀罕，『這在農村裡，是一種什麼人呢？是流氓，而作者却說，他是個基幹隊的班長，是一個敢於槍斃胡子頭的農會的積極份子。』

作者也許會解釋，譚元亨不是農民，而是漁夫。但漁夫就是這樣勾搭階級敵人的女兒，二流大掛，三心二意，對於土地，又是仇恨，又是稀罕的人物嗎？據我們

好多人在鄉下目睹，漁夫對於土地，決不像作者寫的：『又是仇恨，又是稀罕。』在東北，打魚是有季節性的。北滿有着將近半年的冰封的冬季，不能打魚，或難以打魚。漁夫也渴望土地。有了土地，種下糧食，可以補助他們的生活。漁夫往往也是莊稼人，決不會分了穀子，還不知道怎割法。漁夫對於土地懷着仇恨，那是誰也沒有看到的事情。作者在文章的開頭就說：『在這個屯子裡，種地的瞧不起打漁的，打漁的也不大瞧得起種地的。』這也是稀有的，不典型的情形。在土改運動中，漁夫是和農民並肩作戰，反對封建地主的。

作者主觀的臆造這些情況，要麼是對於現實的不夠熟悉；要麼是胡亂用來點綴他的三角戀愛的小說，用來把他的小說裝扮成爲好像也是反映土地改革的樣子，來胡弄讀者。而其實，這裡頭看不出共產黨的領導，也沒有勞動人民的正常的情感，更沒有的嚴肅緊張的工作和鬥爭。

固然在土改初期，像譚元亨這樣的混進來的夾生幹部，有是有的；作者也能寫。但決不能出以欣賞的容忍的態度。必須批判，必須指摘，必須告訴讀者們：『看哪，多麼醜的人，大伙都不要學他。』而且必須寫出共產黨和農工會發覺他的不對頭，終於把他撤職了。這樣才合乎現實。但是作者沒有這樣做，他把譚元亨

當做堅決鬥爭的好幹部來寫，而又把他寫成色情場面的主角。『兩條銅色的胳膊，筋肉好像丘陵——鐵打的漢子』，這一類的描寫，不過是用來增加獸性的色情的氣氛。而作者當作正面人物的魏素英，却戀愛着他，生怕失掉他。這是對於現實，對於翻身農民的有意或無意的歪曲。

我們一般的也不反對描寫勞動人民的男女的愛，但所描寫的必須是勞動人民的常態的情感，他們的男女私情，也是符合勞動人民的階級友愛的。在火熱的階級鬥爭裡，農民幹部不會也不敢去愛敵對階級的人們的。萬一有這樣的事，農民一定會對他有意見的。而且，咱們解放區的著作者，常常要引導青年走上革命的正道，向前邁進，決不容許作出一些色情的甚至獸性的玩藝，來遺誤青年。色情的獸性的行為，往往是沒落階級的人們的頹唐生活的一面，進步的作者，決不忍心把一捧沒落階級的頹唐的灰土，撒在正裝的勞動人民的臉上的。

在早，漢奸文人張資平慣愛編些三角戀愛的肉麻的小說。這在十多年以前，早已爲魯迅唾罵，而爲進步的正派的人們所不屑齒的了。『網和地和魚』的筆調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張資平的小說。

和頹唐的色情的內容相配合，作者使用了一種閃耀朦朧的形式。這種形式是沒

落的資產階級的文藝的睡餘。在上海，有一個時候，曾被自作聰明的小資產階級作家檢作寶貝，以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相抗衡，但不久就爲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所沖倒，所淹沒。『網和地和魚』的作者撿起這荒貨，當做鮮貨來出賣，其實沒有什麼新鮮的味兒。

我們希望作者進行自我批評，糾正錯誤，並深入現實，和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這樣才能寫出人民大眾歡迎的充實的作品；才能教育我們的新一代。

一九四八年五月。

（載「文學戰線」創刊號）

蕭軍思想的分析

蕭軍發出『各色帝國主義』和『其豆相煎』的污蔑蘇聯，侮辱人民的謬論以後，引起了廣大的社會人士的義憤。這種義憤是凡有正義感的人們所應具的情感。除憤慨以外，我們還要對他的思想，特別是文藝思想，進行嚴正的細緻的批評。進行思想上的這種嚴正的細緻的解剖，無論是對蕭軍本人，或是對一些爲蕭軍的某些文句，以及他假借魯迅做幌子的手法所欺蒙的少數青年，都是很有幫助的。

依我的了解：蕭軍的思想，在他的混亂，燕雜，吹牛，半瓶醋，流氓性和封建性等特質以外，還有一個一貫的本質的東西，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兩面性。他作的詩文，和他主編的『文化報』，處處流露他的這種兩面性：一面空談一些革命的辭句，但一面又發揮那種帶着濃厚的腐蝕味的個人英雄主義。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發揮到極致，就祇有個人利益，沒有革命原則，常常使他發出反動的謬

論，『各色帝國主義』和『其豆相煎』，只是這些謬論的一例。

蕭軍談革命，是在他的所謂『求真樓』上談談，是不準備實行，也不打算反映的。他要求『真』。他的所謂『真』，就是他個人的利益。除了他自己和他狂妄的夢想的個人的『力量』以外，他不相信任何其他的東西，馬列主義和魯迅先生都是他暫時借用的幌子，到了他認為可以不要的時候，他就不要他們了。因為他從小相信：『一切是『利用』』（文化報載：『我的生涯』第四十節）。

『我的生涯』第三十八節，有一段關於他自己幼年教養的記載，現在把他全引在下面：

『從孩子時代起，我記不清是看見過若干次，這樣人與人之間底仇殺和毆打，鄰人與鄰人，村人與村人，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男人，女人……以至孩子們，也全是小狗似的，彼此咬打着，仇恨着……流着淚，流着血……而人們幾乎也把他們看成爲一種當然的『品德』，甚至加以鼓勵。

「寧養賊子使人怕，不養呆子使人罵，」

「姑娘要浪，小子要闖！」

他們鼓勵着孩子們大膽，鼓勵着孩子們蔑視任何秩序和成規，守本分；鼓勵着

他們投機取巧，利己損人，奸狡自私，勢利兇殘，高居人上，不勞而獲……他們蔑視敦和善良，他們教導人爲了獲得自己要獲得的東西，不要吝惜生命！他們不願聽任何迂腐於自己毫無實利的道理，他們崇拜勇力，蔑視讀書人，蔑視美，蔑視真理……。他們總企盼自己底孩子「有出息」，成爲一個非凡的轟天動地的能够高臨萬人的「英雄」！不管這英雄是怎樣獲得來的……。

我就是在這樣濃烈的氣氛影響、鼓勵、教導……的迷霧裏長大起來的呵！』這種流氓性的個人主義的『奸狡自私』的舊社會的環境，的確『濃烈』的影響了他，雖然他接着說：『偶然地接受了朋友，先生以至先哲們真理的光……它們把我引向了人生的真正的大路，』但不過是『偶然』。在他今天的言動裏，這種影響，還是『濃烈』的存留着。他所常常宣揚的『生存，溫飽，發展，傳種』的動物性的人生觀，也是這種影響的表現。

『我的生涯』四十節裏，還有一段：

『……因此有一種「大蔑視」的思想和感情；一切是「力量」，一切是「利用」，一切是「戰鬥」，這信念……從這時起就漸漸在我那小小的頭腦和薄薄的思想土壤中，開始生着它們底根，長着它們的葉了……』